

人文视角下襄阳古城保护经验与启示

吴 杨, 顾大治, 张 袁

(合肥工业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 本文选取人文特征突出的历史文化名城湖北襄阳古城作为代表案例, 从古城意境、城市个性、历史遗存与文化教育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进而提出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要突出政府主导、落实人文保护、提高人文素质、突出特色符号及推动人文创新的保护策略, 以期为更多人文特质突出的城市开展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历史文化名城; 人文; 襄阳古城; 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 TU9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382(2022)02-033-07

Protection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Xiangyang Ancient City from th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WU Yang, GU Dazhi, ZHANG Yu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Taking Xiangyang ancient city, a city with outstanding humanistic features in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ity atmospher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lics and education, and proposes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humanity-center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which highlight government's role, th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citizen quality improvement, representative symbol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method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imilar cities.

Key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humanity; Xiangyang ancient city; protection strategy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逐渐受到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下绣花功夫”。从 1982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至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已发展近 40 年^[1],产生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文件等。目前我国共有 138 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历史文化名城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

问题仍层出不穷。201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通报批评了多个历史文化保护不力的城市,要求立即开展整改工作,对于整改不到位的,将撤销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2]。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存在拆真建假、大拆大建、破坏山水环境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均源自保护浮于表面,并未重视人文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人文才是底蕴的根本所在。本文以湖北省襄阳古城为例,重点探讨人文视角下

收稿日期: 2022-01-15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JZ2019HGBZ0124); 安徽省住建厅研究课题资助(JS2017AHST0226)

作者简介: 吴杨(1996-),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聚落保护与更新;

顾大治(1977-),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突出人文要素于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性,使历史文化名城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保护。

1 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要素——人文要素

如果背景环境遭损害或消失,那么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将处于孤立的、局部的和不完整的状态^[3]。人文要素就是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文化内涵,是需要关注的核心要素。

1.1 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人文要素

通常在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各要素时,首先会关注物质要素,比如整体风貌格局、风景名胜、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和古树名木等;其次会关注非物质要素,比如地方民俗、节庆活动、传统工艺和传统文化等。在这些要素中,蕴含独特人文气息的一部分可称为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人文要素,包括与该城市重大或知名历史事件有关的旧址、地点;与传统节庆、文化息息相关的地段或建筑,或历史名人故居(见表1)。

1.2 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

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顾名思义,指该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人文特质十分突出,区别于风景名胜突出,或曾为都城、政治意义重大的历史文化名城等,因此可以将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定义为:人文要素特别丰富,具有重大人文价值或意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或以历史人物为名片,比如孔子故里曲阜市、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市;或以历史典故为代表,比如“邯郸学步”的邯郸市、“大意失荆州”的荆州市。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了大量人文型历史古迹与人文景观,不仅具有极高

的观赏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能够体现该城市悠久的历史文脉和丰富独特的城市文化。

2 襄阳市历史文化名城概况

襄阳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历史悠久,于1986年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流经此地,形成南北双城的格局,其中樊城为北城、襄城为南城。由于樊城在城市规模、城市格局、历史地位等各方面均不如襄城,且受洪水影响,城址随河床变迁多次易址,故下文历史沿革中所涉及的襄阳古城指襄城部分。

2.1 襄阳古城的历史沿革

襄阳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水经注》记载“楚之北津戍也”,故其最早的名称为北津,后于西汉时改为襄阳。襄阳古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一定规模,城址由西至东不断变迁,直至隋唐后才形成近代的襄阳城池,并于明清时形成完整格局(如图1)。隋唐时期的襄阳古城相较于明清时期,规模较小,位于后者的西北部,道路为“一横一纵”的轴线,整体建制承袭汉制,呈正方形布局;明朝时扩建东北角并在南部建新城,新增两个城门,道路横纵轴在原有基础上向外延伸,护城河向外扩建,且实际宽度大于现在;清朝时在城内新修多个建筑,城市格局与当代基本一致。襄阳古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维持原有的城市基本布局(如图2),后来由于工业发展、“文革”等原因,许多古迹遭拆除和破坏。改革开放后,得益于人们的重视,襄阳开始制定修复古城的计划,并逐步修葺城墙。20世纪末,襄阳先后实施了修复城墙城门、疏浚护城河等一系列工程。现如今,襄

表 1 历史文化名城中人文要素类别

人文要素类别	举例	备注
与该城市重大或知名历史事件有关的旧址、地点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北京大学旧址,五四运动发祥地
	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武汉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
与传统节庆、文化息息相关的地段或建筑	北京雍和宫	每年正月底举行大愿祈祷法会
	武汉黄鹤楼	拥有诸多相关古诗词
历史名人故居	青岛老舍故居	/
	长沙谭嗣同故居	/

阳古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临江的北城墙保护最好,东西南三面的城门已毁,但古代城池的基本格局保留至今,街道布局基本不变,城内古迹等保存较完整,绿化环境良好,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图 1 襄阳古城城址变迁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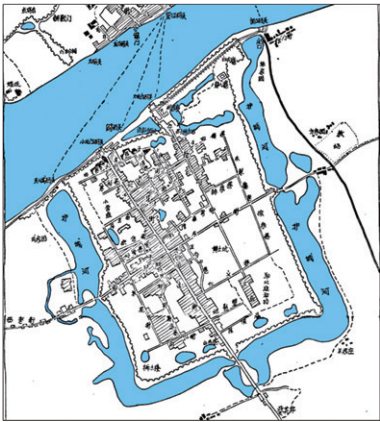


图 2 襄阳古城 1949 年布局图

2.2 襄阳古城的人文要素

从人文视角出发,人文要素无非是“人”与“文”两种。“人”可以是名人,也可以是人的信仰、人的生活等;而“文”则可以指城市文脉、文学作品和文化教育等。襄阳古城中的人文要素丰富多样,大体可分为古城中的主要人文古迹或景观,以及与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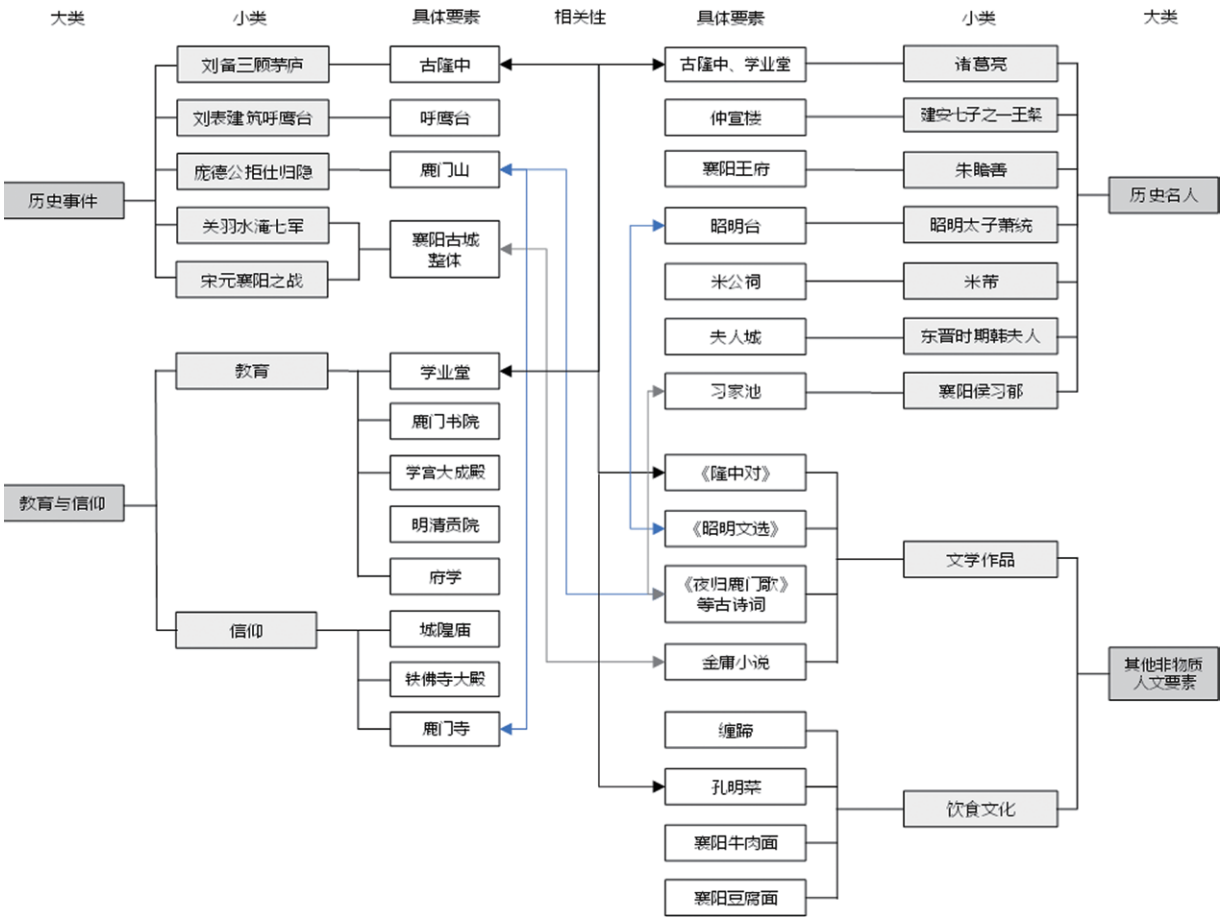


图 3 襄阳古城代表性人文要素分类

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化两大类。依据前文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要素类别和襄阳古城特色,将襄阳古城中的人文要素具体划分为历史事件、教育与信仰、历史名人和其他非物质四大类别,图3所示为襄阳古城代表性人文要素分类,图5所示为部分人文要素分布。

由图3可见,襄阳古城的人文要素在历史事件、历史名人、文学作品方面较为突出。

(1) 历史事件

在历史事件类别中,最著名的当属“三顾茅庐”事件的发生地古隆中,此外还有汉末群雄之一刘表为呼鹰所建的高台,以及汉末名士庞德公为拒绝征辟而隐居的鹿门山。襄阳古城作为“华夏第一城池”和“南北咽喉要地”^[4],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见证过大大小小数百场战争,其中最著名的为东汉末年关羽北伐的襄阳之战和历时6年之久的宋元襄阳之战。

(2) 历史名人

由于独特的军事地位,襄阳吸引了诸多人才,城中有许多历史古迹均与历史名人相关。例如: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诸葛亮的躬耕地古隆中;为纪念昭明太子而建的昭明台,坐落于古城中央;为纪念“建安七子”之首王粲而建的仲宣楼,现为楚天四大名楼之一;夫人城象征古代襄阳人誓死镇守襄阳的无畏精神,至今仍屹立于汉江边。

(3) 文学作品

古往今来,诸多著名诗人、作家在襄阳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例如:描写刘备拜访诸葛亮情景的《隆中对》;昭明太子萧统集天下佳作编纂而成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刘禹锡在《堤上行》中描述了襄阳古城经济繁荣、水运繁忙的景象^[5];白居易《襄阳舟夜》中的“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其中的“马”“舟”反映了襄阳便捷的水陆交通;金庸曾赞襄阳“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所著《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均与襄阳有关,其中《射雕英雄传》主角之女郭襄的名字正源于襄阳。这些作品赋予了襄阳浓厚的人文气息。

(4) 相关性

襄阳古城中的人文要素一脉相承。如图3所示,学业堂为三国时期刘表所创办,诸葛亮曾在此读书,而后躬耕于古隆中;庞德公归隐的鹿门山,后

有孟浩然归隐于此并作《夜归鹿门歌》,白居易、李白也写过相关诗作,山中还有著名的佛教圣地鹿门寺;昭明台见证了《昭明文选》的诞生;金庸的小说更是与襄阳古城密不可分。

3 襄阳古城人文要素的保护措施

3.1 凝练历史文脉,延续古城传统意境

明确古城的人文历史脉络,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保护襄阳古城传承至今的城市人文氛围。在历史城区保护的空间策略方面,强调对关键人文设施进行综合保护,并整合相应的人文资源碎片^[6],从整体上延续古城传统的人文意境。

《襄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8-2035年)》将襄阳的历史文化名城特色概括为七个方面,其中历史军事重镇和名人贤士辈出两个特色体现了襄阳的人文特征。同时规划还表明襄阳古城具有底蕴丰厚的人文格局,需要格外重视人文保护。

为了更好地突出人文历史要素间的联系,要重视视线通廊。视线通廊主要以古城内历史古迹的位置、关系为依据,在历史古迹之间打造视线通廊,通过不同等级的空间节点和不同形式的空间轴线突出主要历史古迹,并且增强各历史古迹间的联系性与整体性,优化古城整体的人文景观效果。

襄阳古城的视线通廊主要有以下几部分(见图4、表2),分别联系着不同的人文要素。例如:视线通廊2连通夫人城与远处的汉江,象征古代历史人文气息和现代都市滨江文化的碰撞;视线通廊4则是连通着昭明台与烈士塔,体现古代文学至红色文化的延伸。此外,突出了昭明台在襄阳古城中的核心位置,注意形成传统的街巷空间及和谐的天际线。



图4 视线通廊平面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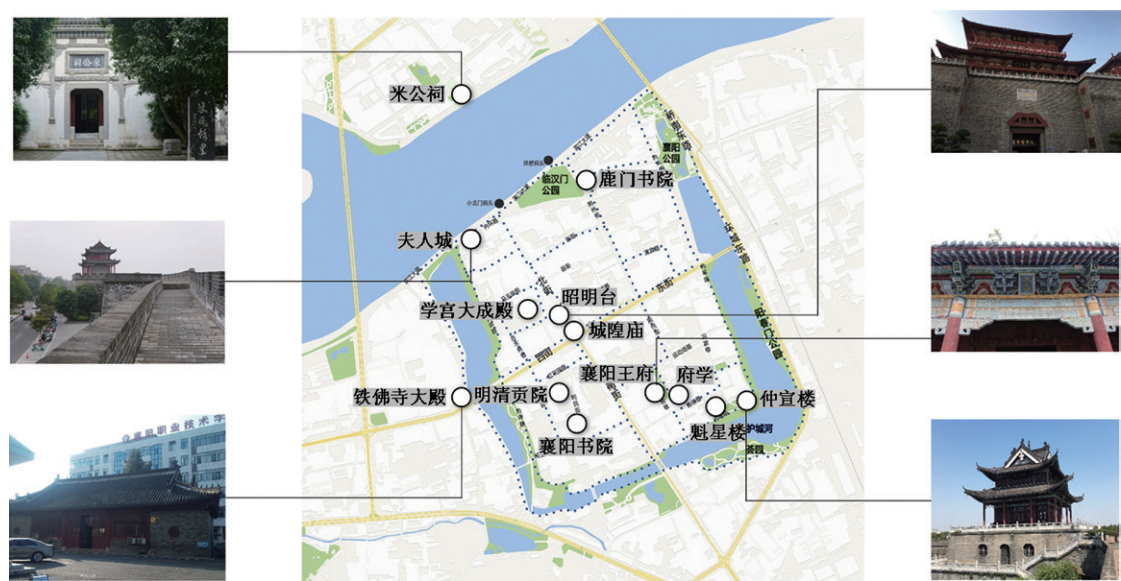


图 5 襄阳古城部分人文要素分布

表 2 襄阳古城各视线通廊

通廊名称	通廊范围
视线通廊 1	古城墙与古城外围区域之间
视线通廊 2	北侧临汉门(小北门)夫人城附近 与江汉铁路襄阳段之间
视线通廊 3	北侧城墙区域 与长虹大桥(襄阳汉江二桥)之间
视线通廊 4	昭明台与烈士塔之间
视线通廊 5	阳春门(东门)与拱宸门 (大北门)之间

3.2 修复历史遗存,传承场所人文价值

历史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襄阳古城的荆州北街地段特殊,充分展现了襄阳古城的演变过程,也是保护规划的重点地区。街区内部保留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遗留,例如荆州古治券门、拱宸门,宋、明城墙遗址等,这些也是见证了襄阳悠久历史的人文要素。2015 年编制的《襄樊市荆州北街修建性详细规划》,在“指导思想”部分明确该街区改造后要给人们以“怀古、颂今”的感受,达到“游览如读史,观景如赏画”的效果,从而恢复原有的人文氛围。

除了历史街区的人文修复,重视人文历史建筑保护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也多有体现。例如:在历史城区展示与利用规划图中,重点标注了夫人城、昭明台、仲宣楼等人文要素,同时还标注了狮子楼、鹿门书院等重要历史记忆点;在历史城区

紫线规划图中,控制范围包括了昭明台、襄阳王府、铁佛寺大殿等人文景观^[6](具体分布见图 5)。

人文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在于修葺完善旧建筑,更重要的是塑造新建筑的风貌,通过新旧建筑风格呼应传承人文历史气息。例如:紧邻古隆中的湖北文理学院采用了仿古式建筑风格,使新旧建筑风格统一(见图 6);位于护城河旁的商业街采用了隐喻式设计,提取了传统民居建筑的部分元素(见图 7)。



图 6 湖北文理学院



图 7 护城河旁商业街

3.3 突出文化教育,提升市民地域认同

较之其他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古城的特别之处在于教育文化,突出了非物质人文要素的传承。在襄阳,从小学开始,各学校就十分注重学习襄阳文化,包括诸葛亮等名人相关的文学知识、事迹,各文学大家在襄阳留下的诗词作品。襄阳学子更有戏说,每年中考语文试卷上一定会有诸葛亮先生的“身影”。

襄阳古城的旅游发展也注重与文化教育相结合。例如,在孟浩然文化旅游景区规划中,突出孟浩然所产生的人文效应,通过规划电动巴士路线,串联起孟浩然文旅区与习家池景区、岷首山人文景区,形成诗歌文化千年诗路^[8],突出襄阳整体诗歌人文氛围。

通过教育,襄阳的传统文化得以深入人心,对外宣传了襄阳的文化名片,对内增强了文化氛围。教育一方面潜在提升了市民对于文化保护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增强了市民地域自豪感与归属感,进而提升襄阳城市的吸引力与生命力。

4 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策略

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人文要素是城市居民记忆、民族地域自信的源头。通过思考上述襄阳市人文要素保护措施,总结出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的五点保护策略。

4.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人文宣传效果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政府自上而下的力量通常起主要作用。如襄阳在宣传人文要素时,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中专设图片一栏,介绍襄阳的自然、人文、历史等方面,其中还有“影友之家”,允许摄影爱好者上传襄阳人文相关照片,增强宣传效果。同时政府和各机构团体定期合作举办人文活动、摄影活动,提高居民对古城保护宣传的参与度,如“舞劲龙”“寻找古城的那一抹绿”“层林尽染古隆中”

等(如图8)。

宣传作为人文要素保护的常见手段,主体可分为政府和社会两大类,其中社会又包括企业和民众。载体不同,宣传也可分为实体与虚体两种,具体途径如下:

(1)“政府+社会”:政府协同社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文化职能,引导人文要素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当地居民是文化的缔造者也是传承者,对于人文要素的保护也十分重要,政府需要激发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形成自下而上的保护机制。

(2)现实型宣传载体:利用相关人才队伍编写并发放通俗易懂的人文要素科普读物,提高兴趣、加深了解。利用节假日及周末打造相关人文活动,例如苏州在进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时,基于其特色美食组织美食节、美食论坛等活动,促进美食文化交流;结合苏州名人馆举办“名人文化节”,利用网师园、全晋会馆等文物古迹宣传昆曲、评弹等传统戏曲文化^[9]。

(3)虚拟型宣传载体:充分发挥新科技、新媒体的作用,通过现代手段传播古代文化,例如在当地电视台打造本土人文节目,利用增强现实交互技术打造电子博物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建立人文宣传公众号等。

4.2 落实人文要素保护,留存城市历史记忆

政府除了加强宣传,还要将人文要素的保护落到实处,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实体,更需延续人文脉络气息、留存城市历史记忆。襄阳古城最初的保护规划未能得到很好落实,直到1997年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专项规划,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尽管如此,当前的古城仍然存在问题,比如人口增长迅速、居住环境恶化、建筑风貌不协调、人文要素保护力度不够等。因此,在保护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需要将人文要素的保护落到实处。首先,编写人文要素保护名录,对人文要素分类,并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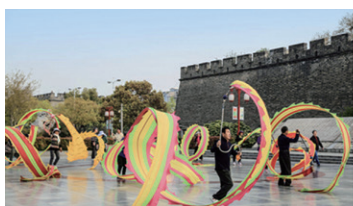


图8 “舞劲龙”、“寻找古城的那一抹绿”、“层林尽染古隆中”活动

针对不同类别的人文要素提出不同的保护方式;其次,关注重点人文要素在城市结构中的作用,营造人文视线走廊,有意识地串联各人文要素,可以利用同类型的人文要素打造人文片区,也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人文要素形成文化呼应;最后,在建筑高度方面,要考虑各物质人文要素的高度协调,在高度上适当突出重点人文要素。

4.3 提高居民人文素质,营造全民保护氛围

政府的主导作用固然重要,但人文要素的保护也离不开居民的力量。让公众参与到文化传承保护中,将地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才能使人们充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感^[10]。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需要树立“教育为本”的理念,提高居民人文素质,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通过人们对家乡的情感,将整个城市打造为真正可持续的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涉及包括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规划景观等诸多领域,只有聚集各行各业的人才,才能增强人文要素保护的专业性及科学性。此外,规划方面需要建立面向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工作平台,由政府主导,以规划人员为桥梁,保障各方的平等协商与决策权,形成“诉求-协商-反馈”的工作流程,征询各方利益诉求^[11],形成全民保护的氛围。

4.4 突出名城特色符号,打造地域专属名片

政府及居民的双重支持是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步,而提高知名度、突出特色符号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特色符号突出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利用独一无二的人文元素,借助无法取代的独特性打响名声,例如山东曲阜市凭借“孔子故里”享誉全国,在世界范围内也小有名气;二是利用多个人文景点,交叉形成丰富的城市文化,例如成都市不仅有武侯祠这一张名片,还有杜甫草堂、青城山等。针对不同的城市特色,突出名城特色符号的途径还有许多,例如:

(1)将人文资源作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基础,打造重点文化景点及特色品牌。例如襄阳市打造的唐城影视城,既展示了襄阳历史文化,也吸引了影视行业及普通游客,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突出品牌影响力。

(2)借助人文要素的吸引力,塑造互动型特色

空间。例如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利用古城内重要的人文历史要素,结合空间节点、古城文化脉络、居民日常活动,形成具有浓厚人文历史气息的特色文化空间。

(3)将人文要素融入城市景观设计。合理利用现有的物质要素及潜在的文化资源,通过城市景观表达城市历史文化价值及内涵,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的同时提升人居环境水平。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市布朗格鲁保护区是该市最古老的工业基地,由于曾经的工业用地性质,周边社区缺少基础设施,因此在2005年被改造为自然公园,成为悉尼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12]。

4.5 拓宽人文保护领域,推动人文要素创新

推动人文要素的创新对保护人文要素同样意义重大。襄阳对于人文要素的范围划定不仅仅限于物质要素,还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宽了人文要素的保护领域。自2006年起,襄阳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并编制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丰富的非遗项目名录^[13]。

人文要素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人文要素,有利于传承城市的文化基因,延续城市文脉。除了传统的保护方式外,还有许多创新型的保护方式,例如将当下流行的创意文化产业和人文要素相结合,实现经济文化双丰收。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人文要素承载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凝聚了当地居民的记忆。将人文要素与创意文化产业结合不仅可以推动人文要素的有效保护,也为创意文化产业丰富了文化内涵。这种创新方式可以为现代城市注入传统活力,也为城市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14]。

由于人文要素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还可以将人文要素保护与新技术结合,例如构建数据库、科学评估保护效果等。技术革新不仅方便管理古城人文要素,也将推动相关保护工作全面化、科学化。

5 结语

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人文要素,无论是对保护文化遗产,还是对延续城市文脉都有积极意义。人文要素是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细胞,要素的发展

(下转第45页)

- 议流动摊贩包容性治理策略[J]. 现代城市研究, 2020, 35(1): 89-96.
- [8] 黄耿志, 薛德升, 金利霞. 城市流动摊贩的微区位选择机制——基于广州市 200 个摊贩访谈的实证研究[J]. 人文地理, 2016, 31(1): 57-64.
- [9] 肖菲, 傅俊尧. 非正式空间的治理及规划应对——以广州市流动摊贩疏导区为例[C]. //2018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8: 1-9.
- [10] 黄耿志, 薛德升, 徐孔丹, 等.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共空间治理——对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后现代反思[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2): 47-55.
- [11] 张胜玉, 冒王磊. “身份”与“空间”能否延续?——后疫情时代城市流动摊贩治理的思考[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6): 25-29.
- [12] 高芙蓉, 李和平. 街道公共生活中摊贩活动回归研究[J]. 新建筑, 2020(5): 134-138.
- [13] 蔡弘, 邵项君. 主体性视角下流动摊贩“四维一体”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安徽省合肥市的调查[J].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 2019, 27(5): 95-101.
- [14] 黄耿志, 薛德升. 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 广州城市摊贩空间治理模式与效应[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3): 51-57.

(上接第 39 页)

可以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本文从古城意境、城市个性、历史遗存、文化教育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湖北省襄阳古城保护人文要素的措施, 提出人文视角下历史文化名城的普适性保护策略, 建议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落实人文要素保护、提高居民人文素质、突出名城特色符号及推动人文要素创新, 促进其他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系统化、全面化。人文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既包括深入剖析城市历史人文, 也包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的多方探索。保护人文型历史文化名城, 需兼顾物质载体及内在文化的挖掘与扬弃, 如此方能保障历史文化名城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赵勇, 唐渭荣, 龙丽民, 等.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回顾和展望[J]. 建筑学报, 2012(6): 12-17.
- [2] 信息动态[J]. 城市规划, 2019, 43(4): 5-8.
- [3] 单霁翔.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J]. 城市规划, 2007, 31(5): 9-23.
- [4] 李先逵. 华夏第一城池襄阳古城特色价值及其保护(上)[J]. 古建园林技术, 2020(1): 34-37.
- [5] 襄樊市城建档案馆(处). 襄樊城市变迁[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 [6] 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襄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8年-2035年)》批后公开[EB/OL]. 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02-02[2021-02-25]. http://zrzygh.xiangyang.gov.cn/ghcg/zxgh/201902/t20190202_1575902.shtml.
- [7] 唐晓岚. 襄阳古城风貌的保护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 2001.
- [8] 《关于孟浩然文化旅游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方案的批复》[EB/OL]. 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8-03-12[2021-05-23]. http://zrzygh.xiangyang.gov.cn/ghcg/xxgh/201803/t20180312_925913.shtml.
- [9] 张泉, 俞娟, 庄建伟.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创新探索——以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为例[J]. 城市规划, 2014, 38(5): 35-41.
- [10] 季文媚, 刘慧莹.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皖中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策略及实践[J].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 2021, 29(6): 55-60, 74.
- [11] 彭建东. 基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城市更新规划策略探析——以襄阳古城周边地区更新规划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6): 102-108.
- [12] 陈洁. 西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策略——以伦敦和悉尼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5): 61-69.
- [13] 李民, 信国洋, 徐康, 李睿, 周政, 周铁兵. 襄阳非物质文化遗产[EB/OL]. 湖北: 襄阳晚报, 2017-04-28[2021-02-25]. http://www.xiangyang.gov.cn/tp/rw/201704/t20170428_1118495.shtml#p=1.
- [14] 顾大治, 徐临心, 黄慧芬. 建筑遗产再利用背景下的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 工业建筑, 2018, 48(2): 69-73, 109.